

開放文學－風花雪月－風月鑑
第十三回 香消 月圓

話說富春身上發熱，到了第二日，果然就大病起來了。媽娘忙著請了郎中來診了脈，卻是受了風寒。用了藥，服了數劑總未見效。媽娘又請了一個郎中來看了脈說：「病轉少陰，頗覺沉重。」又服了幾劑亦未見效。鄭氏一日數次來看，媽娘同宜人幾個時時守著，更是不必說了。一連病了半月，起先總是昏昏沉沉睡著不應，許老太太、許老爺、許太太都是天天來看，也無非忙著請醫問卜，總是不見少減。到了二十日以外，一日，媽娘同宜人幾個旁邊守著、望著他，忽見富春睜開眼向媽娘點點頭，媽娘在床沿坐著，又向前一挪，靠近問他說：「心裏如何？」又著手去摸摸他的頭，富春一手拉住媽娘的手，微微嘆了兩聲，悲悲切切，有欲泣之狀，卻又無淚；又使著力氣慢慢地說：「是我誤了你了。」媽娘聽著，慟不可言，柔腸寸斷，又不敢遽然放聲，恐病人添了傷心。富春又說：「我去後，宜人是不錯的，你當另加青盼，諸人亦非樛櫟，你惜花的工夫亦不可太省了。」說著覺氣不接，喘了一時，宜人幾個說：「奶奶靜養靜養罷，莫煩心了。」富春又把眼一睜，喘著氣說：「再想在荷花亭上看花，同你們吃酒。」說著，望著宜人、阿絮說：「聽你兩個彈琴。」又望著么鳳說：「聽你吹簫，再不能了。」說著又喘了幾口氣。媽娘說：「莫說罷，太勞神了，歇歇罷。」富春喘著說：「我死。」說到這裏，那氣又接不上來，媽娘、宜人幾個聽著真是心如芒刺，祇是噙著淚不敢下落，這無聲之泣更甚於有聲了。富春又喘了一時，說：「我死後，你家雖是有餘，但我乃幼喪，不可太費，有違於理，外人也是笑話你的。」說著又喘了幾口氣，又向著宜人說：「你們幾個好好服事爺罷。爺之有不精明處，你們要放明白些，總要到喜歡處不可忘了煩惱，‘發乎情，止乎禮’，這就是我們閨閣中的淑女了。」說著氣又不接，捱了一時，又向媽娘說：「婆婆面前我未得盡一日之孝，我更是罪人了。」說著氣喘的就了不得，又使著力氣向媽娘說：「你莫要想我了。」一句將完，喉中格然一聲，就花落香散了。

媽娘抱頭大哭，宜人幾個也是哭的死去活來。丫頭連忙去告於鄭氏，鄭氏聽著腿都軟了，四個丫頭扶著來到明月清風廬，一路「心肝的」、「兒的」哭了來，進了裏間就大哭一場，又叫丫頭們將媽娘扶過來，說：「他是纔絕氣的人，不可太挨近了。」鄭氏就忙著叫丫頭去叫家人向許老爺那邊通知，又叫丫頭去叫李立辦後事。一時李立著人將棺木抬進來，這棺木是五百銀子買的，鄭氏、媽娘看著卻也如意。一時許老太太、許老爺、許太太俱來了，不免又是大哭起來。一時入了殮，籍了口，許老太太、許太太又哭了一場去了，鄭氏叫媽娘留著許老爺商議如何開弔，如何誦經，如何設祭，許老爺說：「這些事你自己酌量，莫說我止有此女，你就過於豐費了。」又說：「我若在這裏看著，卻叫我太傷心了，不如我回去，著我繼子來祭奠他罷。」說畢，又哭了一會就回去了。

媽娘同宜人幾個天天的哭是不必說的。到了七日，李立領著家人先幾日將各處庭房、書房以及園內孝棚等物俱以辦齊，因是幼喪，不用白布，俱用白綾、碧色綢緞結彩鋪設。這七日一連三天各處親戚祭奠，至僧道誦經禮懺一番舉動是不必說了。七日這晚上是大祭，媽娘說：「不必作樂，祇我領著宜人、阿絮、娉婷、雁奴、娟、姮、關、竊、么鳳哭奠哭奠，盡盡心，倒比他們吹吹打打的好些。」到了晚上，媽娘穿著素服，宜人幾個俱穿著孝服，媽娘叫他們親自捧帛上菜點酒，媽娘到靈前拜了兩拜，跪下拈了三柱香，叫拿筆硯來，就跪在靈前以淚研墨，作了一篇祭文，是五言長排，作畢讀道：「

期服夫常敏謹具

不腆致祭於我夫人之靈前，揮淚而告之曰：

奠爾吁嗟爾，知乎與不知？

辛酸雙眼淚，綿綿寸心思。

驚散鴛鴦鳥，分開蛺蝶枝。

可憐同室日，未至隔年期。

賢莫違夫子，恩能逮侍兒。

生多承母愛，死尚念親慈。

羞學黃鸞妒，貪看紫燕嬉。

一圖攜綺艷，短句品瓊姬。

池畔伊迎我，亭前我問伊。

宜人琴許弄，么鳳管教吹。

解語花為貌，生香玉作肌。

何須調粉黛，詎屑染胭脂。

並坐常開笑，催妝未畫眉。

琢磨閨閣友，勸勉鏡臺師。

造物偏多忌，人間竟永辭。

神示無可禱，和緩不能醫。

鬼谷途應險，弓鞋步怎移？

汝成離女幻，儂作夜郎悲。

昔語芙蓉帳，今傷薛荔帷。

慨無嘆我以，恨未詠螽斯。

兩至怨偏早，春回望稍遲。

想來腰似柳，記得鬢如絲。

誰促香花落，相催細草萎。

堂空人寂寞，弦斷韻嗚咿。

寒暖言惟爾，商量欲向誰。

魄消何有所，骨立已如茲。

縱賴群芳在，難寬片念私。

木犀然一鼎，玳瑁獻三卮。

情感原無極，神傷不可支。

千呼仍萬喚，令我幾噫噫！

尚饗！」

媽娘讀畢，伏地放聲大哭，宜人幾個俱放聲大哭，哭了半夜纔各止了。

鄭氏以幼喪不宜久停，過了七日就擇了日子葬了。這送葬的一番事自然是各樣俱全，不必說了。媽娘送葬畢，回到園裏又大哭起來。宜人幾個勸了一會方纔止住，又進了裏間，看床帳依然，人則歸於無何有矣！媽娘到妝臺跟前，將鏡幅掀開向鏡中一照，就照鏡子一拍，哭說：「鏡子呀，自今以後，你這裏邊也無有你主人的形像了。」又看著粉妝胭脂等物，又拿過來說：「粉與胭脂，

你主人雖不常用你，如今是大總的謝絕了。」又回頭看著床帳，就跑到床上一歪身，睡下大哭說：「可憐，可憐！衾也冷了，枕也單了。你兩個有情，也是要傷心的了。」又拍著床說：「你如今也太苦了。我往日喜喜歡歡，你也聽些笑語，今日你祇聽的是哭聲了。可憐，可憐呀！」宜人幾個上前勸說：「奶奶這樣的人一旦仙去，誰不慟慟，但是爺的身子也是要緊的。若是哭壞了，就是奶奶心裏也不安。你叫他神靈悵悵，這不是你想他，是你惹他悲傷了。」媽娘哭著拍著床說：「這不是奶奶坐的地方嗎？可憐他不坐了。」又指著地下說：「這不是奶奶站的地方嗎？可憐他也不站了。」又望著宜人幾個說：「奶奶也不叫你宜姐、粲姐、娟姐、姮姐、關姐、窈姐、鳳姐了，也不叫娉婷梳頭了，也不叫雁奴添香了，可憐，可憐！」媽娘說著哭著，哭個不止。丫頭來說：「老太太打發人來，說園中的事情叫宜人照看，可以就搬到這正房來住，早晚勸著爺不要多哭了。」媽娘聽了答應著，也就暫且飲泣。

過了幾天，媽娘自是時時傷心，外邊就有幾家來提親的，也有媽娘知道的，也有媽娘不知道的。在媽娘的意思以宜人為正，媽娘也微露其意於他母親，鄭氏不肯。鄭氏一日無事，叫人去請李氏來談談。李氏來了，鄭氏與李氏談了半天，李氏問鄭氏說：「大侄自然是要續娶的，不知可有成議沒有？」鄭氏把眼圈兒一紅，掉下淚來，說：「親是提了幾家，我總怕不能抵上我那媳婦。」說著那淚就撲簌簌的滾下來了。李氏勸了一時，又坐了一時去了。鄭氏想著引香甚好，又是跟媽娘在一塊住過的，媽娘自然是願意的，就叫丫頭去請了李立來。李立來了，鄭氏讓他坐下說：「你家大甥女有婆家沒有？」李立說：「前日有幾處提親不知允否，大約未允的多。老太太的意思我也猜著了，祇是富貴貧賤不同，如何作親？」鄭氏說：「你這話說錯了，奚家也是舊族，以先雖不算第一的富家，在南京也可數二三了，就是如今也還過得。祇要你令姐不嫌我們就是了。」李立說：「求之不得，那有嫌的話。」鄭氏說：「就托你去作個媒。」李立答應著，一時出來向奚家去了。

李立回來向鄭氏說：「老太太可以再等幾天，等他們商議商議。」鄭氏說：「可是等你姐夫來家？」李立說：「不是的，姐夫一去的時候，就向姐姐說兩個甥女大了，有可做的親，家裏祇管做，莫等著我來家，我去還有幾年。」鄭氏說：「求親那有太急的，等那邊有信，你再回我話罷。」李立說完了出去了。這原是李立一去說李氏就肯的，因李氏問了引香，引香不答應，又望了拾香一眼，他兩個就悄悄的去偷著抱頭而哭。李氏不知是何緣故，所以叫李立來回話不要遽允。李立過了幾天又去見李氏，李氏笑著向李立說：「這件事我倒沒法，跟你商議商議看如何纔好？」李立說：「是怎麼樣？」李氏說：「引香跟拾香他兩個決不相捨，情願聚在一處，我想，豈有人家娶親娶兩個的？」李立聽了也不出聲，想了一會說：「等我去商議，看是如何。」李氏說：「要是這樣纔好，不是這樣，祇怕又要難為人了。」李立答應著去了。來見鄭氏，把引香、拾香的情節細細的說了。鄭氏說：「好卻也好，不知媽娘可肯。」說著丫頭去叫了媽娘來，媽娘來了，鄭氏又向媽娘前後說明，媽娘說：「兒子的事總是母親作主。」鄭氏知道他肯了，就叫李立明日請人擇日子吃茶，又商議娶親的話。媽娘說：「這期服未滿，今年娶親我心裏不安。」鄭氏說：「且看明年日子，遠近若是春季也可使得了。」媽娘不敢再說，就答應著，又坐一時出來。

到了園裏，仍是天天悶悶的。不覺到季秋時候，媽娘看園裏菊花俱開，因幾回想去給富春掃墓，鄭氏不許，媽娘就趁著菊花開時，叫人備了酒席並香紙等物，叫丫頭們將明月清風廬中間打掃了，擺上桌子、供上供物，媽娘領著宜人幾個上了香，又拜了幾拜，宜人幾個俱磕了頭。大家哭了一會，媽娘說：「奶奶在日，最喜歡（原文下缺一頁）。」大家又慟哭一場。

到了晚上，忽然秋雨淒淒，秋風颯颯，媽娘叫點了燈，自己一個往裏間坐著，坐了一時又睡下，聽著外邊一時風，一時雨，一時寒鴉亂叫，一時草蟲亂鳴，翻來覆去再睡不著，想道：「這真是睡不著如反掌了。」就在被裏作了一個小調，哀哀吟著：「

風聲、雨聲，俱化作斷腸聲，蟲鳴、鳥鳴，又鳴到三更，惹人傷情。叫俺隔著窗兒，怎聽到天明。睜著眼兒，目不轉睛，望那淒淒慘慘一個孤檠。這是有夢也夢不成，不時的愁暗生。」

吟了幾遍，看窗櫺上已白了，媽娘方纔朦朧睡去。不一時又醒了，起來仍是長吁短嘆。雖然宜人、阿粲、娉婷、雁奴、娟、姮、關、窈、么鳳天天伴著，也不能解悶。

不覺過了冬到了春天。鄭氏給他看親的日子是三月以內，吉期近了，鄭氏說：「這新房可以安在聊寄齋罷。」媽娘說：「何必有這些忌的，現在明月清風廬兩旁俱有櫺子，安上兩個新房恰好。」鄭氏也依了，就著人預先收拾了，叫宜人、阿粲、娉婷、雁奴去處處住，叫娟、姮、關、窈、么鳳去所所住。到了吉日，過了門，拜了堂，各入洞房。到了晚上，吃了團圓酒，宜人跟阿粲商議說：「我們何不去聽聽房間？娉婷、雁奴可去？」他兩個說：「我們還有甚麼心腸去聽房，你兩個去罷！」宜人同阿粲又到了所所邀他五個，娟姐不來；姮姐也不來，說：「給娟姐作伴。」關關、窈窈、么鳳來了。先到了引香那邊，宜人將舌尖兒舔破紅紙往裏望，望著引香背著臉坐著，媽娘站在跟前說：「姐姐今日不傷春了？」又說：「姐姐去了來了幾次，我到上房去看姐姐，姐姐總不理我，是怪我不成？」引香也不答應。媽娘祇得回來，坐了一時又起來剪剪蠟花，出來到拾香這邊。宜人幾個也到這邊窗前，么鳳用手指頭搗破窗紙，阿粲也搗破一塊望著。拾香見媽娘來，就上了床將帳子放下，坐在裏邊，媽娘說：「是了，這又是我得罪妹妹了。」作了一個揖。么鳳、阿粲忍不住笑，又拉拉宜人、關關、窈窈都來看，那知地下青苔甚滑，你推我，我推你，急著去看，就都跌在地下大笑起來。媽娘說：「這外邊還有人不成？」那知他們連忙跑了，媽娘坐著，聽了一時不見動靜，想著莫是富春來了，想了一時又起來，到引香這邊來。卻一夜沒有閑著，一時到這邊，一時到那邊。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